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四冊係
明萬曆年吉安彭仁刻明
代鐸書及此部南世風大有
禪益內中之文詞及板刻之精
恰稱双絕實為海內孤本當
宜保之特記數言以免輕視也

幽郡范慶霖題

居業錄序

書以道傳傳不以道非書也道以正言言不以正非道也結繩時世與道總不必書矣書契時道與書俱不必言矣書後而書書後而方策興袠編衍世非淇濛道資詢稽則言不可已書不可無矣言正道傳言後不失畫前之意雖後儒言進而先聖之道先聖必取何後世道

岐而言言岐而書淪澌畫契初意妹可
令先聖見乎夫子欲無言之嘆乃聖教
眞傳而聽言觀行其門賢善爲說辭者
不少譏讓辭達一語惟其誠也若曰縱
不得已而修辭達而止耳而又爲之辭
則爲曲學爲巧言爲遂非與世之習爲
祝鮀事者均所疾矣古勿論姑論秦漢
以來迄今日其中號儒而言書者無慮

數千百然言之於道不百有也道之於
正不十有也舒策幹論通說愈表漢唐
修辭家其業董董如是則毛舌何與木
鐸噪鴉奚諧雖鳳是修之者辭也非達
也宋有真儒始有真言時又異說盈天
下排異識真亦唯是大儒是賴今之儒
又異矣誦習之聲盈天下人孰不以文
籍傳諸儒言哉然謂之無傳亦可也言

以道不十有矣道以正不五有矣世有
真是者有真非者其陰陽易判也真非
而跡真是真是而實真非則辟何以判
業何以居倫不有一二真儒乎則意不
直達辟不修誠舉後世言掃而歸諸無
言之天亦無不可者余自穉歲得見薛
先生讀書錄又得見胡先生居業錄以
爲天下正言在是遊宦來計必先生之

說盈天下然問之都中都中無有也問之四方四方無有也間有撫梓言拾要語取近時好尙之說梓之者而全書無有也余因懼先生之書將墜也它家之說盈而互之厭之也每携家本以行本多模糊至楚亟爲訂之梓爲完書嗟乎先生之人淸醇先生之學嚴敬故其爲言幽窮性命顯示工夫遠遡聖賢博及

政教其於邪說詖行斷斷乎不少假借
羽儀一世而甘心蓬藋德與時潛超然
利達得喪之外又非世之空言者易云
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先生之書
之謂乎餘勿論姑論其書之時況而升
時晦而明余亟亟欲傳之意如此先生
又有敬齋集其應酬賡詠之章多出正
言乃與居業錄互發併梓傳之

萬曆壬辰夏四月望日北地李楨序

居業錄序

聖賢之學明諸心體諸身措之家國天下言語文字非其得已者也夫道固無乎不寓而吾心爲之統會行心之跡也言心之聲也孰謂知人者惟于其行不汙其言感人者亦惟于其行不于其言乎六經四書曁夫程朱之論萬世所共仰賴不可磨滅道存焉耳敬齋胡先生

諱居仁字叔心饒郡餘干人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退而藏脩于家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久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于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於冊下

命以是名蓋取易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此外則於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辯詳闢惟恐其或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祚嘗因是錄竊觀先生之學纖微昭晳有不可掩之明分寸積累有不可泯之實雖

毅堅恐有不可易之操宏達周悉有不
可窮之用遠追千古舉天下不足以回
其心高出一世舉萬物不足以撓其志
讀者深思而有得焉則其學之醇道之
余迥然無儔躋之濂洛關閩之列可也
言果不足以知人抑果不足以感人乎
雖然先生之道本欲施之天下國家而
與斯人相忘於無言之境柰何卒與時

遂未獲小試乃不得已而有是錄其志
可悲也已其道可慨也已方且怡然自
得若將終身不肯小貶以徇時焉嗚呼
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
見是而無悶先生真庶幾矣成化癸卯
祜初謁函丈請教方恨親炙之晚而猶
冀夫可卒業也踰年先生壽甫五十遽
捐館舍豈惟祜之不幸尤斯文斯世之

不幸也抱持遺書于今廿載昏愚之質昧無進益然而每一讀焉懍若先生之臨其上不敢不思奮勵而啚無負於將來也若夫道德宏深言論純粹膚陋之見未易窺測必有知德知言君子尚論先生於天下後世也耶

弘治甲子秋八月戊午門人鄱陽余祐謹序

居業錄要語序

敬齋先生隱居吾邑之梅溪少從松江郡守于君世衡受春秋為舉子業知無所得而稍厭之及聞聘君吳康齋先生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第慨然徒步往從之遊於是盡棄舊學一以求道為心歸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一意謝絕人事而人亦

無能知者會親亦哀毀踰節喪葬之儀悉依倣古典不苟卜兆爲鄉里鄙見所阨不得已而訟之則墨其衰以入公門時喪禮久廢獨先生毅然行之識者知其爲特立獨行之士而不識者咸非笑之然縉紳間知有先生實自茲始而先生年蓋三十餘矣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期謂非

身心內外一主於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爲之地故特以敬名齋夷考其可知者雖在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至一揮攡筐篋之微亦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應接賓客深衣巾屨終日儼然而性度寛和談論亹亹人亦徃徃樂從之遊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

而世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為道必始於卑近以漸造乎高遠循循有序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其不幸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於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諸身心以得之吾邑自曹無妄先生已後僅見斯人而已真可為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逸民而先生無求於

世世亦不知有求於先生惜哉先生
名居仁字叔心姓胡氏家世業儒至
先生益窮然鶉衣簞食每有超然自
得之趣一切勢利紛華舉不足以動
其心至於老佛之說尤所不取皆捜
剔根囊而深闢之先生五經皆通尤
邃於春秋自孟子歿後獨推尊二程
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得與也先

生卒於成化甲辰距今垂浹二紀其門人南京秋官員外郎余君子積手錄遺書二帙寄予其一即居業錄乃先生平日讀書事事之暇有得於心筆之以備遺忘者也往年假讀于其長子崇脩未嘗不廢書嘆息且語之日此清廟之瑟不諧俚耳宜寶藏之以俟知者後崇脩亦歿其書不可復

見今始得之早晚披閱頗摘其近而易知者若干條循舊卷牘而漫錄之遂無詮次名曰居業錄要語文諸方梓與薛文清公讀書錄要語僉傳庶知關閩吾道者尚未孤也夫先生之道直可垂諸竹帛以增一代道德之光使湮沒草澤之間泯泯無聞于後伊誰之過歟此予所爲懼而深冀是

書之傳播蓋亦出于不獲已也嗚呼將有讀其書而恨不與之同時耶抑俟楊子雲復作而後有好之者耶然則是書之出亦斯道隆汙之著恭也夫謹序其端以俟

正德丁卯春三月望日餘干張吉序

胡敬齋居業錄序

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為倡者河東薛文清公其讀書錄兼年二十六七始得見之自是徧攷
國初以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為居業錄於其子壻余秋官子積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

于正者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耳廉
閩敬齋嚴毅淸苦力行可畏其議論
實由涵養體驗所得非攷索探討致
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識此哉畏軒
楊廉序

胡子粹言序

敬齋胡先生所著居業錄中間天地之化生鬼神之情狀聖賢之出處學問之精微心性之淵源異教之歸宿禮樂綱常之懿兵刑政教之端事事物物句句言言皆能探其隱微也中其肯綮也破其膏肓也廷舉入仕頗早見書苦遲弘治中同知蜀郡始得

薛文清公讀書錄於今崔侍讀子鍾
所作而嘆曰盛哉
國朝言性命道德者公一人耳旣掘其
錄中要語刻梓矣正德中參江西政
又求余郎中子積得所謂居業錄者
而抆之悚然嘆曰朱子而後立論廣
大精微高明平實者先生一人耳惜
乎一命未需九原不作天於大儒何

所爲哉予於此錄好甚山行水宿輒
携以隨比來楚救荒政暇則以此錄
六萬餘言嗟予衰遲慮後生末學未
恐未暇徧讀也又撮取其論學論心
切要之語計六千三百九十字分上
中下三卷錄爲一帙出入時習且命
工刻之以傳題曰胡子粹言他日回
方或有與予辛酸同嗜者見其約以

求其博因其語而得其心讀其全書推其所學遭時遇主不爲一代巨儒名卿矣乎若然先生雖亡所以待世者固存也先生雖遠所以垂範者猶近也豈非斯文之願哉先生姓胡名居仁字叔心別號敬齋餘干人居安仁之梅港閉戸讀書開門授徒蓋達於晝夜死生之變不知人世之有所

戚富貴者有所著述將以明道皆不
得已而然亦非攻於文辭以干澤求
知也余曩弔其墓下有志存伊旦學
希聖賢有體有用識經識權濂洛之
後獨得其傳九原可作當爲執鞭之
誅豈厚誣哉竊謂使先生生於周末
與顏曾冉閔諸儒同游洙泗之間考
德問業而下上其議論或可以爲天

民先覺之亞吾宣聖嘗無隱居求志未見其人之嘆夫世之君子深造自得者亦有取於予言否乎序以諗之

正德七年孟夏吉後學吳廷舉書

居業錄卷之一

後學北地李　禎校
後學同邑李順重訂

靜中有物只是常有個操持主宰無空寂昏塞之患

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

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

所謂一本天地人物甚事不是一本孟子言知其性

則知天伏羲仰觀天俯察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參驗錯綜無一毫不合處依此寫奇偶卦畫而天

地人物古今事變盡在其中若非一理只此數畫

如何便能該盡

一各生兩只是陰陽兩端交錯變化自然之妙老氏一生二二生三是何道理陰陽兩端再參得甚物來作三故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加一倍是邵子之數愚以爲陰陽上各生陰陽奇偶上各生奇偶此易之理易之理不出於陰陽兩端變化錯綜生出六十四卦若再錯綜疊上去生得無窮卦出來然只六十四卦足以該盡事理再疊反過乎煩故卦止六十四亦自然之理也若天

地生物只是陰陽交變錯綜生千生萬無窮無盡
又不可限以數目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離內外判心迹此二本也蓋心具衆理衆理悉具於
心心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外統之在
吾一心應事接物之迹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
故聖人以一心之理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心迹
無二異端虛無空寂此理先絕於內以何者而應
天下之事哉由其專事乎內而遺其外不考諸迹
而專求諸心厭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之虛靈是
分內外心迹爲二本矣愚嘗思之內外心迹終二

他不得空則內外俱空實則內外俱實有則內外皆有無則內外皆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皆非正則心迹皆正邪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二也

天下無道外之物故政刑文章皆須出於道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禮樂之本意也聖人制作只是因其自然之理曷嘗有一毫私意安排禮樂既成則所以節民之欲感人之心成人之德乃自然之功用故程子曰若達便是堯舜氣象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

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
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
得之最實

楊墨無父無君老佛人倫物理滅盡非楊墨比也老
氏談道德然以虛無玄妙爲道德適足滅其道德
佛氏言心性以寂靜空豁爲心性適以滅其心性
老氏雖虛無然亦終不柰這道理實有何故滅不
盡禪家素淨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
迹掃盡

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嚴少寬

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是些病痛

學不爲已根本已失讀書窮理皆非自已之物

爲已只把做自已分內事爲其所當爲久之只見一箇當然底道理其餘都不見矣

孔子只教人去忠信篤敬上做放心自能收德性自能養孟子說出求放心以示人人反無捉摸下工夫處故程子說主敬

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

是外而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
致也臨深淵履薄氷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
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
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
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歛
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爲喻即是
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
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
三綱淪九法斁之戒

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

人好閑散虛靜者不入於老定入於釋好事功者多入權謀順理則無病

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學者脚步正在此立

朱子曰人纔敬時心便在身上了又曰敬則萬理具

在
或問敬朱子曰不用解說只整齊嚴肅便是
忠信篤敬是孔門第一等工夫非禮勿視聽言動也
靠就這裏做去熟處便是仁
事物皆是理不順理處不得事上面生些計較便不
好
成己者必能成物自治者必能治人
讀書極難蓋難得聖賢之意或有讀周茂叔令二程
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遂云他身上尋箇樂
未免猖狂自恣自己不會做顏子工夫遂欲樂顏

子之樂不亦悞乎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最是如曾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迹已勝如顏子但不如顏子能誠敬存養既不存養併與所見者而失之矣此顏子所以進於聖曾點卒歸於狂也上蔡言明道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上涵養亦是此意但說偏了此言識得後須更存養豈言未識前不涵養

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皆

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眞故也

程子有篤恭而天下平氣象

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只是天人一理豈有得了民心天命不歸者天理卽在民心上後世爲政者反欲愚其民何哉

孔門學者以求仁爲要眞是好是教他在最切要處

求非但自已一身好與天地萬物血脈便相貫通

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

程子發主一之論與易齋戒以神明其德相同書曰惟精惟一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皆此意也

朱子行狀學問道理本末精粗詳盡吾每令初學讀之明道行狀形容明道廣大詳密然渾化純全非工夫積累久地位高者領會不得吾每欲學者先讀朱子行狀有規模格局方好讀明道行狀

格物只是事事物物要窮到極處

胷中洒落如光風霽月雖曰形容有道氣象終帶了
些清高意思如曰心廣體胖曰睟面盎背曰克實
光輝此眞有道氣象
程子言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
上安脚更好
明道作康節墓誌言七十子同尊聖人所因以入者
門戶亦衆矣是未嘗以聖學正門庭許他言先生
之道可謂安且成矣是康節自成一家
陰不能獨立必依乎陽故女以男爲家陽不能獨生
必資乎陰故男以女爲室

血氣盛則生子子長則父母衰此卽易也變易之大
者

人君治天下不難只修身爲難未有身修而天下不
治者

師保得其人則君身修宰相得其人則百職舉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巳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

治人在才與德以文詞取士與治道無干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以此立心
便廣大高明充之則是純儒推而行之卽純王之
政

功名智計之人竊得些道理去用以成其私然遮蓋不過多不得善終

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便教學者有入處

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明道言邵堯夫之學難以治天下國家便是他放曠不可爲法於天下惟修巳以敬者可致篤恭而天下平

天地中和之氣都在中國故人倫正禮樂文物盛海內之地亦不甚濶不滿萬里其餘皆夷狄是只有中間許多氣最正四夷皆天地之偏故人物亦偏

全許多道理不得聖人之治不及四夷亦是氣限隔了然海內風氣自西北開始漸開至東南故三代以上東南爲蠻夷今東南人物更盛此天地間大消息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所論不同朱子於或問論之詳矣然亦是各據自已分上說程子得之易故其言快張子得之難故其言由經歷次序上說

敬者德之聚也敬則衆善畢集不敬則怠惰放僻隨至而德敗也

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固可羞世治而無可行之道尤

可耻也

氣之發用處即是神陳公甫說無動非神他只窺測
至此不識裏面本體故認氣爲理

不爲堯存不爲桀亾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須要識此
事事存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事着些
計較便是私吝心即流於伯矣

井田民食所在不可不復學校人才所出不可不正
爲治之道則因時制宜郡縣而治亦可也

兵與釋老哺食吾民三者皆當歸之於農務農講武
並行而不相悖

人不能處事只是不能窮理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化民全要修身

今之學校以文詞取士不若莫立任其自去修身只行訪求賢才之法亦可得人蓋非常之才亦未必全出於學校如伊尹在有莘傅說在巖下太公在渭濱孔明在南陽皆訪聞得出必如程子學校選舉法方能成就人才變化風俗若只以文詞立學不如不立之愈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無不教之人

程子曰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

之各於其所而已

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亦妄也無私心而當理則仁
矣

抑陰助陽乃理之當然非聖人要如此亦是聖人作
用處宜思得之

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儒者養
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
私氣故逆天悖理

道理到貫通處處事自有要有要不遺力矣凡事必
有理初則一事一理窮理多則會於一一則所操

愈約制事之時必能挈其總領而理其條目中其
機會而無悔吝
唐虞公天下而與賢三代家天下而與子二者皆天
理也非私也帝王無二道所遇不同也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封建諸侯與之
分治是也秦始皇以私心得天下以天下為己之
私物豈做得封建事又慮封建之後諸侯各專其
土地人民難以制馭與李斯尋得一箇建郡縣底
法度來行如以身使臂以臂使指無不聽順免末
大不掉之患以為可以傳之無窮故肆其惡無所

忌憚不二世而亡殊不知封建之法行各國諸侯把持得緊各愛其人民土地猝難變動因可夾輔王室此法不行故陳涉一起蕩然無制此固是秦無德不行封建使行他亦不能得好人去做諸侯諸侯背畔他亦做不得天下主故封建之壞亦是世變至此不得不壞郡縣之設亦是事勢至此不得不設但建國則根本固難變動然統治之法又不如郡縣易行苟得其人二法皆可也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捨諸聖人舉事動得其要此簡易之道

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此可見感應之理如日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下平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上老老而民興上長長而民興弟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虛中無我有感必通誠能動物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明感化之機不動聲氣蓋在無聲無臭處其原是一本此無爲而天下治其要在謹獨

莠之亂苗紫之奪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辯與儒道相

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
不得其真者多流於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虛蓋天
資高邁者多厭世事之汩冗而樂於靜虛又好奇
妙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掃除物欲屏絕
思慮是在內裏先做空了不覺流於禪學只緣在
小學四書近思錄不曾實體驗而於窮理工夫不
到故如此

今日異端經程朱闢後本不能害人是學者不曾做
工夫自流入去病在不於小學四書近思錄上用
功

若得工夫真又無間斷學須日夜長進

在小學近思錄四書上做得工夫真異端功利俱害不得近思錄一書小學大學工夫盡有

王道最易行只要君身修皇建其有極王道根本

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者也釋氏只想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卽事物上去窮究

禪伯是懷一箇道理形像在心不肯放下故怕得無了時聖人則退藏於密遇事時便應學者則須閑邪存誠邪旣閑誠自存亦泰然無事

異端之道全是安排造作儒者只是順其自然之理
脩身便是王道
聖人只在天理上行無所損益
敬則無已可克是預先做了閑邪工夫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扶得道理
在
滯於形者有盡妙於理者無窮理無窮故形亦生生
不息謂之無盡亦可也
宋徽宗畫最妙世傳爲至寶徽宗爲君玩物喪志如
此失天下宜矣

楊龜山言王荊公離内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此最說出荊公學術偏處

窮理只是理會到底

格君心者須分邪正明義利辯王伯使君心曉然知王道之當行不安於伯功之小康可與之有爲須賴左右匡弼使君心常存敬畏方可成其德

貴賤雖殊物我一理能修巳必能誨人能誨人必能

格君

君道在養民井田不可不復古教民之道在學故學校當復古兵民旣分食者衆生者寡故寓兵之法

必復古三者復古其餘則隨時斟酌以適宜可也
斯須不莊不敬慢惰之心入之矣斯須不和不樂鄙詐之心入之矣
人性本善循理而行本不難非但自已不難施之於人亦順而治此乾坤簡易之理
今之朋友多入禪學亦勢之必然蓋因小學大學之教不行自幼無根本工夫長又無窮理工夫心要收又難收故厭紛擾喜虛靜又惡思慮之多而過絕之久則必空所以多流禪也
世道之所賴有二一則降衷秉彝不可泯滅二則賴

聖賢遺訓尚存有志之士尚因可以感發用功無
此二者生民之道熄矣後世教化全不可恃
明道才大德盛當時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
可運於掌惜乎神宗惑於王安石功利之說而不
能用也當時神宗甚欲有爲亦甚聰明安石亦才
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了明道雖
去神宗眷眷慊之安石亦言感賢誠意當時被張
天祺等攻激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
以爲兩分其罪
昔在南康何太守言當今秀才難教某對曰只有兩

箇人教不得他問是誰曰自暴自棄者
周子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
主一工夫可漸至純亦不已
先儒言合內外之道又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養曰
本末相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曰動靜相涵曰
敬義夾持此等處㝡宜理會此處見得破則知所
用力知所用力則功利無所誘異端不能惑矣
學不爲已雖有顔孟之聰明亦不濟事
人到義理貫通處處事自有要
人雖持敬亦要義理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

是硬持守也

老氏說無終不柰這道理有何佛氏要空終不柰這道理實何所以終歸於邪遁也

程子曰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着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言者心之聲事者心之迹心正時言必不差事亦順理

道理只要熟熟則純純則誠誠則心與理一所發必不差所發不差則萬事順治主一之久至無間斷

則熟矣
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爲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着意着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爲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爲不靜遂遏絶思慮以爲靜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若專一時自無雜慮有事時專一無事時亦專一此

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爲操存之要法也

敬爲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

程子曰未應不是前已應不是後蓋未應之時此理全具於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於感而遂通之際當此之時敬以省察之則發而中節之和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體也靜也已

應動也用也體卽用之所存用卽體之所發非有兩事也固無先後之可言亦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朱子曰今盡力養兵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旣分之後計其所費則是無日不用兵也愚謂若寓兵之法不行且興屯田法可省坐食之費

致知力行工夫雖切要然有時惟存養工夫不可須臾間斷自始至終皆離不得

朱子曰今之學者理會經書便流於傳註理會史學便流於功利不然卽入老佛此天下古今之通病

所貴居敬窮理

讀書須着實理會既曉其文義便真去做務要令此書自我身上發如忠信篤敬非禮勿視等處若實做得來自然長進程子說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克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又曰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不是程子實做過來如何會如此

道今須以程子爲法將聖賢言語句句從自己身上體驗何患不長進若未到此地位只是我未曾實做得工夫只管打點做上去此爲學之大法也

整齊嚴肅不可項刻離則心無不存道無不在矣

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

讀書一邊讀一邊體驗做做得一兩處到身上來然後諸處亦漸湊得來久則盡湊得到身上來此則是大賢

古者民有九年之食則水旱凶災無患是謂太平今

無一年之食多只喫得半年又去生貸這半年食
始能接新穀若有水旱便難存活

朱子曰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
便自昏了天性不待外物之引然後差也李延平
曰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
可言無主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體也義用也內直則外方體
立則用行也

讀書須着實理會做入書內裏去皮膚上綽過不濟
事穿破一兩處逐旋透入去做得五七處透徹後

處處透得去蓋義理根源自相貫通聖賢工夫如合符節此處透得過別處也透得過書雖多無異道也

朱子在孝宗時又與程子時不同程子之時只要修舉先王之政南宋時大段弱削若不復讐討罪則三綱不振人心沮喪而國非國矣故脩德用賢練兵舉義此處做得起中國可振王道可行

敬以直內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以敬直內是正也助長也故程子曰以敬直內則反不直

三代以下事業皆出於才智有暗合道理處是天資

之美

明道十事他便是要舉一世而甄陶之此只是大綱目若下手做時想又精密

明道行狀云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其爲政也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此聖人境界上事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一本者無一物不是這箇理若有私吝蔽固便隔斷了成二本去故程子言放開意思打了習心方能與萬物一體方能合內外之道天人又何間哉

程子曰事有善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愚謂陰陽動靜之理交感錯綜而萬殊出焉此則理之自然物之不能違者故云然在人而言則善者是天理惡者是氣稟物欲豈可不自省察與氣稟中惡物同乎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古人云蓋棺吾事畢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難不貴苟免功不貴幸成

退藏於密只是其心湛然無事而衆理具在也

不愧屋漏是持養氣象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程

子過於人在此

孔門以求仁爲要程門亦然仁者心之德求仁所以全其心之德心德既全在我則有自然之生意在天地萬物則亦流通無間故仁之於人最爲親切入聖人氣象於此最近如瓜仁桃仁杏仁此亦善形容仁字蓋物之生意盡在於此某嘗愛喫瓜仁桃仁喫着便有仁底意思求仁必先主敬者當體便要存得本心本心既存則生理自在

常操常存勿忘勿助

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

心在重處發熟處難忘若利祿重則心在利祿上發功業重則心在功業上發那邊熟心只從放那邊是戀着舊習也若非勇猛奮發擇善固執改革舊習雖欲勉強操持心未易收嘗謂學專為己心自少至外馳更加主敬其有不存者乎

學只是修身功業是修身之效不可以功業為心以功業為心非惟失本末先後之序心亦難收程子曰有顏子之德自有孟子之事功

心廣體胖是大賢事豈不巍了他未到此地便是受虧

人有英氣方肯進取勇猛奮發之後須尋得箇常久工夫來做不使間斷方能實有所進不然一時意氣靠他不得

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

邵康節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是體用分爲二矣體用一源豈有得其體而無其用者哉豈

有無其體而有其用者哉老子體用皆無孟子體用皆有老子清淨虛無是易之體已無矣絕滅理義是無其用也孟子存其心養其性立其體也集義養氣擴充四端達其用也

人之學易差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便差卻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昔呂與叔蘇季明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爲即已發之際默識其未發之前者則可愚謂若求未發之中看未發氣象則動靜乖違反致理勢危急無從容涵泳

意味故古人於靜時只下箇操存涵養字便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然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乖亂混雜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中不可着箇操字若操時又不是靜以何思何慮爲主悉屏思慮以爲靜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於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卽靜時敬也若無箇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着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

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已何益改

過最難須着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謹審放僻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預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慢忽又常觀書求義浸灌此心悅懌使過失不萌更妙

觀書須有感發奮勇之意方有進觀書有悅懌之意所入必深

心雖主乎一身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知此則內外體用一而二二而一也

程子之學是內裏本領極厚漸次廓大以致其極朱

子之學是外面慱求廣取收入內裏以克諸己譬如人家程子是田地基業克實自然生出財穀以致富朱子是廣積錢穀置立田地家業以致富用力雖異其富則一也但朱子喫了辛苦明道固容易伊川亦不甚費力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程子開示學者最切處

程子教人靜坐所以救學者之偏亦所以定其紛擾雜亂之心

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

宋太祖分明是篡亦是乘五代之風五季之時君臣道絶由唐末藩鎮不臣沿習以致此極今日迎新天子明日迎新天子今日黃袍加身明日黃袍加身宋太祖分明是弑君自開闢以來君臣道喪莫甚於此時可惜此等英雄人反做此等事然自仁宗後風氣漸復人才之盛三代以下罕此此亦氣運使然有真儒而不用所以民不被其澤故儒風振作過於漢唐語其治終在漢唐之下

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令人見好

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
做到底眞箇難及便是顏孟復生

見善不能勇爲見惡不能勇去雖終身從事於學無
以有諸已

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凡天下之事得其理則吉失其
理則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雖否困蹇
剝之時苟處之有道在我亦有吉亨之理如六爻
中正者未嘗不吉不中正者未嘗不凶

遺書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又言釋氏內
外之道不備此記者之誤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

內內直則外必方蓋體用無二理內外無二致豈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體立而用不行者乎敬則中有主釋氏中無主謂之敬可乎

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末世道喪百病俱生邪異蜂起或專於記誦或溺於詞章或汩於功利皆非善學者也此不及者也若好清高閑散者多流於黃老好高大寂靜者多入於禪宗此過中者也又豈善學乎

獨立不懼遯世無悶非大過人者不能也此時當如此

今人作詩其詞誇曠遠大有莊生無何有鄉之意

古人云宴安如酖毒甚可懼也惟莊整嚴肅戰兢惕厲可以勝之

學知爲巳方好商量做工夫

葬可以無槨無螻蟻之地則可江南多蟻必須槨依家禮用灰隔尤妙貧甚不能具者用石灰炭末三四石用小石子或石屑和拌以周棺可也不然必爲螻蟻所食

學者之所患最是惰與輕惰則自治靡輕則物欲恣只一敬字可以治之

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久必入異教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於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

不可自恕蓋恕者求仁之方施於人之事也若施於己則自治不嚴偷惰苟簡進脩必倦改過必不勇矣

存諸中莫若忠施於人莫若恕忠是盡己之事爲萬

事之根天命之性即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即此而立恕是推己之事揩磨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也先儒言無忠做不得恕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

聖賢教人恕上求仁恕則物我之私不立天理流通也

勇猛奮發之後須尋箇着實工夫做方能循序漸進日就月將以至成德若無日用常久工夫縱有英氣只成狂妄

今人之學多是對塔說相輪

敬是莊嚴畏謹之意程子說主一是直截在心地上做工夫

當然處卽是天理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朱子說得盡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陰陽形而下之器也陰陽之理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人之動作威儀形而下者也其理則形而上者聖人制而行之謂之禮施之天下謂之法習矣而不察行之而不著是不能由器以察理故曰終身由之不知其道

漢高祖在覇之上唐太宗在覇之下宋太宗兄弟則入於簒弑元世祖以胡入而混中原世道之降可知我朝

太祖有功於中原以其能驅胡元也

異端人多強壯是其心無思慮精神不曾損耗故魂強魄盛費一生工夫只養這私物事

今之學道者多入異教是他做存心工夫上差了程朱闢異端甚詳今被他反引其言入異教去用此風已盛皷惑後學陷溺人心世道必愈衰豈天意如此柰何柰何

禪學人易陷溺者是他做主敬涵養之功不至無以存其心不如索性尋箇閑靜處不爲物誘見聖賢有箇存心工夫遂捉住此心安放在腔子裏及久也常若見此心光爍爍在內自以爲眞能存心及其遇事所存之心已靠不得應得事來心又失了存得心來事又背了故其顛倒錯亂猖狂自恣盖緣心與事兩不相照是其所存之心不足具衆理又滅衆理不足以應萬物又害萬事故禪學之陋如此殊不知心本在內之物其體足以具衆理其用足以應萬事或爲舊習所繞物欲所誘而放也

惟戒謹恐懼齊莊恭敬若履淵氷若接賓祭則固已湛然在內天下之理已涵具於其中豈假拘縛捕捉然後入照看繫制而後存哉事物之來此湛然在內之心隨而酬酢之必能精察詳盡各得其理又豈有紛擾錯亂之患哉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所謂大本達道此之謂也然則彼所存之心非心歟抑是心歟謂之不是心亦不可但被他做差了工夫將這心來作弄照看如玩好之物相似所以如此

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為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

在這裏以爲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遏絕思慮以求不雜主一只是常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照管不失堯曰欽明只欽則本心自明亦不是要見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察明辯也

自王教不行百事不是才思聰敏浩大者多曠遠無實或入莊生無何有鄉者有之好清高者或入黃老者有之做身心工夫不得其要入於禪者有之

下此則詞章功利矣若要不差須是依小學四書着實做下學工夫

婁克貞見搬木之人得其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夫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設使能之亦是儒者事矣其心以爲無適而非道然所搬之木苟不合義亦可謂之道乎

佛學捷徑儒學周徧所謂捷徑者只專守此心便會悟道若悟得萬事皆了不用下學自能上達以爲道無不在凡所動作無不是道所以身不用檢事

不用察任其自恣儒者則存心以敬又事事精察無遺所以窮理力行之功盡人倫周事物其效則三綱正萬事治

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管一箇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着一箇光明底心則只了與此心打攪內自相持既熟剩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為道無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光明

之心不拘中節不中節皆是道也

朱子曰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却添事不如孔子只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立定規矩與學者守使之心自存也

朱子曰孟子說求放心煞是說得切細看又說寬了孔子只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能如此則此心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愚謂中庸言戒謹恐懼程子言莊整齊肅於此用功心自無走作處惟此可補孟子之不及接孔子之教矣

今之禪者說無適而非道凡所動作無非至理所以
鼓扇得人起察其言動則皆是私意又其精神氣
魄強盛能鼓動夌駕小生不敢開口拱手聽命又
能誘惑人故人翕然從之
放心是逐物於外惕然警懼則即此而在矣是知戒
謹恐懼乃存心之要也
易曰齋戒以神明其德程子主一無適是齋子思戒
謹恐懼是戒合而言之敬也
孔子言敬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戒謹
恐懼整齊嚴肅主一無適惺惺法收斂身心不容

一物俱在內裏聖人言語如此周徧精切

朱子言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此記錄之誤豈有有體而無用者乎釋氏專守空寂是無體矣猖狂自恣是無用矣

先立乎其大者便是中有主了

性卽理也故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張兼氣質而言自程子之說出荀楊韓之說不辯而自明故朱子以程子爲密

孟子求放心朱子言其早是遲了程子言主一則不待求矣

見得此心先明亦是佛學之低者若高底連心都無
了今陳公甫已到高處克貞未到
老佛只消空無二字天下道理一切掃盡
程朱發明道理如此明白開示爲學工夫如此眞切
今人又做差了道之興喪不係於天乎
文天祥當宋末賈似道當國專權事已不可爲矣後
間率兵勤王又與陳宜中等掣肘已不是時候況
天祥之才本疎乎
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爲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
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

人自洒掃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理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真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

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即是坐馳敬則無此患

能自新者必能新民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吾心之理即是天故程子曰言合天人已剩着一合字

配義與道之氣方是浩然之氣是天地間正氣老佛所養一身之私氣

一闔一闢謂之變雖變亦是常理故曰中庸

朱子曰易有交易變易之義交易者陰陽之相感變易者陰陽之相推相感者固相生相推者亦相生故生生之謂易

程子曰操約者敬而已又曰約敬是也蓋人若敬時許多放蕩底心都收了許多雜擾底心都一了萬事萬物之理都在吾身上非約而何

仁者至公而無私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先難後獲上義下利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皆是無一毫私意智者雖見得真識得到未免起些計度故曰利仁

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主人釋氏黙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至於空豁是無主人矣又有只是緊制其心使之存者便死殺了他做主不得如人家只得騃底主人全不會整理家事蓋緣緊制其心蠢然如一物此則禪之下者真空無心是禪之上者

忠信與誠一也但忠信指人而言誠則合人與理言之

忠信與敬忠信於進德最力然持養處須用敬也非忠信彼敬不篤篤敬處便是忠信

持敬而無間斷則誠矣故程子曰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

為宰相不能搜訪天下賢才而用之更使誰去為治

朱子言呂東萊為相有范文正不能用更有甚相業

將相一體方能成天下之務韓信李愬能成其功以

有肅何裴度協心於內宗澤岳飛不能成功是爲
汪秦沮撓於內也

宰相以不薦賢不忌功爲賢故曰其心休休焉

人才氣雖大不可無學力如寇萊公後來因天書復
相是相率爲僞更做得甚事

敬則內直內直則不私故無已可克

道理不用安排只要審察得是

程子曰有主於內則虛是內裏潔淨明瑩無昏雜與
無主而虛不同如人家主人在內雜亂人不入故
虛異端言虛只是空屋無人矣

不必以旣返之氣爲方伸之氣此可謂識造化之妙
矣

有此理則有此氣氣乃理之所爲故朱子曰太極者
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本然之妙理也所乘
之機則此理流行而有氣矣

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
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

婁克貞說他非陸子之比陸子不窮理他卻肯窮理
公甫不讀書他勤讀書以愚觀之他亦不是窮理
他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已見未嘗虛心求

聖賢指意舍已以從之也

孟子求放心不是捉得一箇心來存只惕然肅敬心便在此

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別有箇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天子是天下之君乃天下之主諸侯是一國之君乃一國之主故有奪宗奪嫡之禮卿大夫雖貴非君也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只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是不敢奪宗奪嫡

陳公甫亦窺見些道理本原因下面無循序工夫故

遂成空見

釋氏心亦不放只是內裏無主

所以為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心卽安心存處理卽在非但在巳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歸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先儒言人之為學心與理而巳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心與理本不相離逐物欲則離矣異端則離矣聖人則心與理一也賢者合於一也

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麁

厲之氣主一工夫易施心易純也
主一則志慮精專故理易明心易熟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
天下之衣食盡出於農工商不過相資而已故程子
舉先王之法合當八九分人為農一二分人為工
商今以數計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
尼巫師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機織本女子之
事今機匠以男為之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
饑國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將一分人作工商以
通器用貨財有無其餘盡驅之於農既盡生財之

道又免生食之費四海必將殷富矣
事物上皆有理順理而行不容些子計較造作故曰
行其所無事順理則智不鑿而萬事治故曰大智
必有事焉是指學而言不可有造次終食之離勿
正心勿助長是亦行其所無事正與助長即私意
造作而有事矣豈順理之謂哉
禪家不知以理義養心只捉住一箇死法
討頑立心便可語王道物我之私既去則天地之生
意在我推而行之將無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則雖
一匡天下不過出於智計之私況禍敗者乎

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敬是孟子言外之意主一即此義也於此會得則私意不容天理流行矣故與鳶飛魚躍同潘潑潑地非如釋氏其實無見只是弄精神也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存心之法雖借用孟子之言其義尤精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私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也

程子天資高其於義理不用甚窮索只優游涵泳以得之雖曰反求諸六經然亦不甚費力自孔顏以

下所造精粹未有及之者
程子本原義理固受於周子然下學階次精微曲折而全體聖人多所自得者故義理血脉固在於周子而承襲孔孟以繼堯舜文武之緒直以程子當之
孟子朱子邵子天資俱極其大惜乎邵子稍偏而未盡下學工夫孟子朱子盡下學工夫所以能克實其大也
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滲入蓋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别物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

精本心愈安也

釋氏說心只說着一箇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着一箇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着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

朱子曰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欠缺柰何這心不下又無好藥方治得遂入彼去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外是何心腔子外雖不可言心其理具於心因其理具於心故感着便應若心馳於外亦物耳何能具衆理應萬事乎

或者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爲非以爲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却能做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卽放能敬卽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合他死殺要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似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眞心所以無主也

自家大本不立見得道理不分明未有不入異教者

如陳公甫婁克貞皆是儒者陷入去故程子曰只因無處撈摸智窮力屈見他有箇寬閑意思遂歸之朱子曰只爲道裏工夫欠缺柰何心不下故如此

讀書須以身體驗則書上道理方與自家湊泊若默識而心通之則書與我無間矣若能忠信則書在我矣今人將書作文章以資進取作訓詁以資口語宜其不相入也

兵雖主之以仁義亦須法律謀議具全方可用

理氣不相離兵以義起則人心自奮氣自壯雖不可

全用詭計亦須計出萬全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以寡擊衆者只是這邊謀議定那邊謀議不定這邊人心齊勇那邊人心懈惰這邊隊伍整那邊隊伍亂再無別法

聖賢見道分明故於天下之事只是順理以應之未嘗用一毫智計之私然動中機會自然順治雖非智計而智計在其中後世智計之士雖極其智計終是見理不明會錯了

義理強窮索便有滯礙須涵泳體驗默識而心通之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須要窮究到底

漢高祖只勝得一箇無仁義底人若遇仁者高祖便着臣服韓信只勝得無智勇底人若遇智勇韓信計不能施矣

三代以下之君漢高祖天資最高惜乎無眞儒輔相若得眞儒輔相三代可復那時秦法苛虐不可因戰國又無治天下之法可傳若有眞儒舉先王之法高祖必肯依從

諸葛孔明司馬懿智勇相等只是孔明公平正大之氣非懿所能敵故懿舉中原之兵不能當偏蜀之

師那時不敢出戰軍師已喪氣孔明三年不死懿成擒矣

周濂溪於道理本原處見得分明精切故異端害不得邵康節於先天圖見得天理進退消長循環極分明故異端惑不得然觀其所為有些意思張橫渠工夫切實方脫異端然觀其所見亦有些意思

張橫渠言太虛不能不聚而為萬物則可言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則不可聚則生散則盡萬理之自然豈又散去為太虛者太虛亦不待萬物散而為也

天乃至大之物至健之體萬物所資以始故曰萬物本乎天天乃氣化之主生物之祖也

雖整齊嚴肅亦要箇沉潛縝密意思不可把捉太過異教強要無心終是有箇意見在

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物常在這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如一箇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爲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

凡正官須要才德兼全方可爲佐貳官可截長補短

用

有聖賢之君必有聖賢之佐若中才之君有聖賢之佐亦可成王業太甲成王是也

人君心正自不肯用邪人此爲治之大本故曰一正君而國定矣

人之學本於良知良能然全要養養則良知良能日長不養則日消

聞見之知雖小天德良知雖大然聞見之知亦從良知上來非有良知安能聞見而知但聞見之知則有眞僞宜精察而明辯也得其眞則合內外之道

矣

盜賊之生皆因民無恒產與教化不行而致旣游手無業又無禮義以維持其心至饑寒所逼鮮不爲盜故孔子言庶富教

心具是理乃氣之靈者故養得心卽養得氣能養氣卽養得心心也理也氣也二而一者也

欲生於氣是氣爲主而滅乎理須使理爲主而氣順焉

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行住坐臥無不存心中愈無主是其未嘗隨事察理只想像一箇

道來懷放胷中未嘗莊敬嚴肅只將一箇心來求
索作弄
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箇心來存
放這裏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
空尋得一箇理來看
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
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
道甚矣
恭敬則非特心存又且明瑩蓋心是神明之舍存則
自明

心本有知因氣稟物欲昏蔽其良知故須致知

良知出於天致知在乎人養知在於寡欲保其知而勿喪在於誠敬

明道教養選舉法簡易明白復古得賢如反掌伊川學制則因時制而裁酌之未免於課卷文字朱子貢舉議則欲救一時之弊然終是費力蓋半夾界事最難做須得君相有力量一依先王之法斟酌而行之自然不費力

或問天下之事大正則難如學校間可小正朱子曰大處不正小處越難正

半上落下人難做半夾界事難做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心只是一箇心所謂操存乃自操而自存耳敬是心自敬耳

萬事有根本總領根本總領不正其餘俱不可正

兵雖曰威克厥愛然愛行乎其中不如此則必有敗亾之禍無以全其生故仁義之兵愈嚴

前年二月梅花始開今年十二月梅花開天地間氣數不齊如此

未發時仁義禮智之性渾然在中感而遂通之時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應而出動靜一理體用一源故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兵刑皆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德政未孚頑暴未化只得看如此處置故二者皆極其矜恤戒慎

爲學規模節序無如大學造化規模節序無如先天圖

聖人只是一箇誠所以能動物

天下人共一箇心如克已在我天下歸仁豈非同此心乎人心不同處只是私心因有所蔽而然也

曾子一貫工夫皆有但未悟耳故夫子呼而告之一

貫卽體用也蓋人之一心萬理咸備體也隨事而應無不周徧用也曾子平日戰兢臨履忠信篤實則其心之本體已立隨事精察無不詳盡則心之大用已周所謂一貫者固在其中矣故夫子一與卽悟不然則應之必不如此之速也其後子思發明中和以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程子序易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皆此道也

異教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又謂絶利一源便到至道他却肯如此做工夫今學者反不及他然看他

工夫雖專而隘雖捷而偏所以卒悖於道

敬只是常常不敢放肆事事不敢輕為

陳公甫說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則四書六經不足以載道矣

曾點雖見得道理分明然下學工夫有欠故無以有諸己若顏子便拳拳服膺邵康節見得道理分明又作弄得熟反成玩侮天理釋氏未能眞見但作弄自己精神

學者要得不差須實從小學大學做上去

莠之亂苗非老於農事者不能辯異端害道惟老於

聖賢者能知

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澤足以

供天下之材用但力要勤用要節取要時而已

天下之民所以貧困者雖因井地不建然亦非一端

或因賦斂重或力役繁或用度奢侈或游手者多

或水旱蟲蝗或坐食者衆今工商多而農少亦貧

困之一端也

未有官不得人而害不及民者

心體本全元無虧欠或爲昏氣隔塞或爲舊習斲喪

所以要涵養者只要養完此本體則天德自全

今天下監司郡縣大小官俱選自吏部雖伊周無許多眼力故慎揀乃僚乃周公之法若使長官自薦所知之賢才可居僚屬者朝廷審其實而授之職亦甚簡易何患不得人乎或曰欺蔽柰何曰長官賢自不欺蔽

朱子言宋之銓法爲挨排法科舉爲信采法言非推用賢才之道

有一分利欲便蔽一分天理利欲長一分大本便虧一分

人多因不知而敗事故大學先致知知至而不能處

事者鮮矣
孔門學者只在求仁程門亦然能仁則天地之生意
在我仁民愛物自不能已矣
論語一書堯舜氣象孟子一書三代氣象
大學說箇至善示學者最深切令人之學固不求止
於至善故淺陋苟且終無所見
天地聖人只一箇誠私意間處便不誠誠實理也不
可以人偽雜之君實雖無偽然與聖人之誠不同
者於實理未盡也乃無私之私無偽之偽也子路
之欺亦然

人要立功業是私意不立功業亦是私意只循理而
已此當提起另作一行人做得切已工夫自無許
多閑思慮

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無事以理言也心有
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當然故無事此有中未
嘗有無中未嘗無心與理一也

未發之前不可無主

感化之機雖在無聲無臭處然政刑禮樂既具教化
愈行

人之知識才能本於性然亦不能不蔽於氣故性與

氣皆當養之以復初

朱子曰無思時要不如死灰有思時不要邪

非禮勿視聽言動勿便是克之意

致知在格物從事物上窮究其理便實若只嘗思索

想像便是思而不學則殆

要斷截學者邪路使不入異端須教之小學上做則

基本堅實自無空虛之患

道理根源本是一貫聖賢言語如合符契故程子言

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或者言可推類而

通非也四書既治則六經之理已煥然矣豈二理

哉若非實得則六經各自一般體面萬端難曉此俗學之難也

禪學空自高大俗學徒自卑陋

心不操即無主放者固馳於外不放者亦入於空無

天依形地附氣此二語說得天地規模最親切凡有氣者盡屬天有形者盡屬地凡物皆然氣屬陽形屬陰天只是氣有甚形質地則有形質矣地雖有形質非附乎氣必不能存立天之氣亦必依地之形以行也

五倫人道之當然廢一則人道不立矣

人心宰制事物若馳逐事物是爲物所制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繼那天道便是善成那善便是性以此知性善無疑性惡者蔽於氣也氣從何出亦理之所爲故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但人自不可流於惡又曰不是善惡在性中相對而生既曰不可流於惡不是在性中相對而生則元初只是善也

存養即所以立本窮理即所以達道存養後方能窮理窮理後又須存養不先存養則心體昏放大本不立何能窮理窮理後若不存養則理無歸着隨

得而隨失矣何能爲我有

心有存主即能宰制萬物孟子求放心是本原功夫

釋氏置心於無用之地曷嘗有主

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眞學之要此便見虛中有實大本卓然彼徇於功利者雜擾而無主溺於空虛者寂滅而無主只收歛專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謂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學問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乃異教反觀內視之法其無主一也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

反成弊政雖非良法得賢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皆善治道成矣

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亦妄也公天下事以私心爲之亦私也窮理克已

醫書以手足風頑爲不仁程子善之蓋人而不仁私意蔽隔天理不能貫通天地萬物漠然與已無干如風頑之人手足疾痛不相管攝也

忠信是立誠處所以能進德也忠信二字最力

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爲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爲眞虛靜無爲矣此言

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爲眞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爲眞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爲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恁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

此道理見得明便信得篤存之熟行之力方有諸已今人有小可才能也幹些事聖賢道理克足如何不做出事來達而在上如堯舜文武窮而在下如孔子得時行道如伊傅周召不得時如顏孟程朱其

德業事功侔乎天地以此知黃憲之流只是一

善夫也

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於吾心知者心之神明妙

此理者也故人一心足以知天下古今之理以其

元具在內涵養者所以養其知也窮理者所以致

其知也

得賢之道須如周禮賓興明道選舉方無所遺其次

莫如搜訪薦舉如舜舉於歷山伊尹舉於莘野傅

說舉於岩下太公舉於渭濵孔明舉於南陽皆因

求訪薦舉而得蓋不世出之才道高名重苟訪求

之無不可得但恐才德未著者須用實與選舉法方可無遺非但無遺又有作與振勵之實使賢才日盛今之科舉非徒不能得賢反麋人進修之實或謂程明道朱文公皆出於科第豈可不爲得人曰使科舉果可得賢則程朱爲狀元矣

祭祀所以崇德報功今升程朱於四配之下以成七配若禮殺狹難設位則十哲乃世俗論可列於廡只用顏子配享曾子至朱子六人升祀於堂庶幾允當夫程朱之德無愧顏孟功亦不在顏孟之下

向在南昌與張廷祥論三代以下有漢高祖天資朴

厚志高才大承秦之暴無法可因彼時有眞儒者出舉先王之法庶幾可行惜乎當時無人雖有張子房乃雜黃老智謀有餘非先王之學韓信等俱是功利蕭何等亦非修身正主之學其後有漢武帝志高才雄慨然欲大有爲彼時若董仲舒本領純正庶幾王者之佐然見道亦不甚分明亦無以使漢武實下手做工夫以去私欲而後天理故漢武雖以有爲之資終爲物欲所勝而不克成也至宋神宗天資明敏奮然有爲當時有程子等眞聖賢之佐惜乎爲王安石所間神宗不能信用安石

亦志高才敏惜學術不正若使明道爲相安石爲
參佐亦可有爲明道才大德盛行道濟時復三代
之治如反掌故廷祥以爲此天地間大機會惜哉

居業錄卷之一終